



马料、马草筹送与宋军骑兵的驻动

张 勇

摘要:马料、马草是骑兵不可缺少的物资,北宋时期西北地区形成了州军异地搬运方式运送马草至沿边军前的方式。河北地区大多数是就地和余马草、马料供应本州军马军。京师骑兵马草、马料大多来源于江南州军上供,另有一部分就地购买。到了南宋,临安驻扎殿前司和侍卫马军司骑兵部队的马草、马料来源于扬州、和州、高邮、平江府、江阴军、常州、秀州和湖州。镇江府和建康府骑兵部队所需马草、马料除了上述浙西州军是其来源地外,还有池州、舒州、蕲州和无为军等地。荆湖地区马军的马草、马料主要来源于潭州、郴州、鄂州、荆门军、房州、信阳军和江夏等地。川陕马军的马草、马料从利、阆、兴州和大安等地就地入中运往军前。就两宋骑兵部队的马料来源来看,还是讲究就近补充。马军驻扎地决定草料的筹集地点,但不一定都是驻扎地。

关键词:马料;马草;宋朝马军;筹集地

中图分类号:K244;K2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669(2025)02-0085-08

两宋和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之间战争不断,特别是南宋,可以说是很多时候都在应对北方少数民族的南侵。虽然宋军多以步兵为主,但是骑兵一直是抗衡这些少数民族政权不可或缺的机动部队。在冷兵器时代,骑兵的冲击力要远远强于步兵,特别是在地势平坦的地区,骑兵对步兵基本上是碾压式的存在。许多学者对两宋骑兵部队已有研究^①,对马料也有一定研究^②,但多是介绍骑兵部队的组成、发展和战斗情形,以及马政的一些相关问题。骑兵虽然战斗力强悍,但却需要庞大的后勤补给作为支撑,供应跟不上,骑兵战斗力就无法完全发挥出来。就后勤来看,主要是对战马的养护和食物的供给,所以马料、马草充足是骑兵部队战斗力的保证。笔者从马料、马草入手,对两宋骑兵部队的驻扎和调动展开一些探讨。

一、马料与马草

马匹需要马料,但马料是一个笼统的词语,

并不是所有马的食物都可称为马料。马料不是一种单一品种的食物,如“岁收稻、麦、杂豆等十六万七千余斛,充行在马料”^{[1]4192},马料包括稻、麦、杂豆等粮食。稻子去壳成米,有精米^③、粳米^④,也可做马料。此外还有粟这一品种,“广济河所运多是杂色粟豆,但充口食马料”^[2]。马草包括的种类有白草、菱草和稻麦秸秆,如景德元年(1004年)四月,宋真宗命殿直宋垂远乘传往原、渭、仪等州及镇戎军案视放牧草地,“先是,垂远上言四州军界有白草,可岁刈取百余万束,以秣饲战马”^{[3]9060}。菱草虽然营养不高,但也可以饲马,只是在营养上不如白草。乾道六年(1170年)九月八日,三省、枢密院奏:“勘会三衙战马,见于浙西州军牧放。缘地气熏蒸,并喂饲菱草,多致病瘦。”^{[3]9056-9057}宋代马草并不是全部由上供得来,如果数量不够,可用钱购买,如“降本钱一万四千贯文,以诸县糯米科催折钱起发纳转运司,内六千五百贯文充重华宫钱,二千五百贯文充御酒库钱,五千贯文充殿步司马草料钱”^[4]。

收稿日期:2024-11-14

作者简介:张勇,男,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副教授(河北保定 071030),主要从事宋史研究。

宋军在采买、运送马草和马料时用的计量单位不同,马草用的计量单位是“束”,而马料则用“石”,如“其佃户共九千三百四十余户,每年共约出粟八万七千五百余石,小麦三万一千二百余石,秆草五十五万余束”^{[5]121}。所谓秆草即稻麦等植物的茎,晾干之后可作为马草。京师还经常和买秆草。景德二年(1005年)十月十八日,真宗命“太常博士皇甫选,太常丞晁正谅,殿中丞严颖、李道,太子中允卢干,分诣府界诸县和买秆草,从三司之请也。时经夏久雨,京畿藁税例多鬪复,至是令谕旨于民而和市之,选等人赐钱三万以遣焉”^{[3]6807}。除了以上白草、菱草和秆草可作马草外,还有一些不常用的草类。如淳化二年(991年)正月十八日,诏:“太平州管内,先是伪命日,常税外课民输茅草、稻穰为泥胶,又秋税科名,每名输稻糠一斗。除之。”^{[3]6372}

二、马料、马草筹送与北宋骑兵驻动

马料运输不能和宋朝士兵食用的军粮运输等量齐观,因为宋军骑兵部队只占整个作战部队的一部分。如论兵种,两宋骑兵部队的驻扎调动布局和宋军总体驻扎布局也不一样,北宋有辽和西夏这两个强邻,且两国拥有为数众多的骑兵部队,出于防御需要,北宋绝大多数骑兵部队都驻扎在边境一线以及都城开封周边^⑤。即便是作为京师两翼的京东、京西驻军也并不算多,而这样的布局一直持续到神宗时期。和军粮的来源类似,北宋陕西驻军的马料、马草主要还是由陕西、河东提供,且数量巨大,“勘会陕西用兵以来,内外所增置禁军八百六十余指挥,约四十有余万人……内马军一百二十余指挥,若马数全足,计六万有余匹,每年支草一千五百一十二万束,料一百五十一万二千石”^{[6]3895}。根据每匹马的消耗,每马日消费草料约0.7束,每马月消费马料约二石。

先看永兴军路和秦凤路:

中书令计度辇运科拔夏秋二税者。窃以陕西沿边除镇戎、保安军各近蕃界,不可大段储积,所须粮草,止逐时辇运,常及半年已上外,其渭、原、泾三州,即西路屯兵之处,请令永兴、凤翔、华、仪、陇五处人户辇

运粮草,仍支此五处二税于上件三州输送。其三州二税,即令辇运镇戎军粮草。环、庆二州,即中路屯兵之处,请令同、耀、乾、邠、宁五州人户辇运粮草,仍支此五州二税于上件二州输送,其二州二税,并于沿路镇寨输送。延州即东路屯兵之处,请令解、河中、丹、坊、鄜五州人户辇运粮草,仍支此五州二税于延州输送。其延州二税,即令辇运保安军粮草。其陕、虢、商三州,请令于永兴军输送。其逐处本州军所备年支粮草,则止令五等以下人户供输。秦、凤、阶、成四州地里稍远,其二税令输于本郡。^{[3]6852}

以上史料记载虽然以军人口粮为主,但实际上“粮草”也包含着骑兵战马的草料,渭、原、泾、环、庆、延州和保安、镇戎军等八州军皆需粮草。查看《宋史·兵志》,可知建隆以来到熙宁之前上述州军皆驻有侍卫马军司各指挥^⑥。之所以这样安排各州百姓输送草料,是充分考虑到了运送路途的远近。部分沿边地区的草料不适合大规模储存,只能根据消耗进行补充。上列史料明确说明了永兴军路各州马草运往边境的基本路径,永兴军路此时的马草运输路径和军兵口粮运输路径基本一致,由于驻军地点比较固定,形成了较为稳定的马草运输路径,这可以说是北宋骑兵驻扎地决定了马草运输方向。京师骑兵部队所需马料多来自于江南州军上供,但陕西则基本来自当地。而到了极边的州军后,这些马草继续向边境军寨运输,分散到各驻边军寨以供军用。元丰四年(1081年),泾原转运判官张太宁建议在熙宁寨和兜岭之间建设一座新寨来缓解路途遥远之弊,解决马草运输问题^⑦。兜岭是宋夏边境的界岭,坐落于泾原路沿边,属于两国分界点。马草能够运达于此,说明兜岭所驻扎的怀德军中有北宋骑兵部队,或者说随时有马军调动至此。

熙宁之后,宋军在陕西的骑兵部队分布地点变化不大,只是各州数量有所增减。“(熙宁)九年,并陕西土蕃落渭州八为六,原州、秦州各五为四。元丰四年,环州下蕃落未排定指挥,并为禁军。五年六月,葭芦砦主乞置一。”^{[1]4618}熙丰年间,以上诸州马军数量有所减少,基本上以

蕃落军为主。“绍圣四年，诏陝路增置马军十，各五百人为额，于永兴、河中、凤翔、同、华各置二。元符元年，诏泾原路新筑西安州置马军一，天都、临羌砦各置马军一。六月，诏永兴军等路创置十指挥。二年，定边城增置马军二，乌龙川、北岭新砦各置马军一。崇宁五年，新筑安边城，置马军一。”^{[1]4618}以上诸军多为增设，神宗登基前，前述各处多无马军。可见马军在熙宁之前多设置于边境州军，熙宁之后，多内迁。内迁后，由于新驻扎地多为人户运送马草州军，纳草任务有所减轻。

除了永兴军路外，秦凤路包含有大量神宗、哲宗时期向西拓展过程中获取的土地，之后设置相关军事机构，处理军政事务。熙宁四年（1071年），“置洮河安抚司，自古渭寨接青唐武胜军应招纳蕃部、市易、募人营田等事，并令韶等主之。调发军马及计置粮草，即令秦凤路经略司应副”^{[6]5501}。古渭隶属巩州，泾原路经略使王广渊曾言：“自渭州至熙州运米斗钱四百三十，草围钱六百五十。”^{[6]6109}天禧元年（1017年），知秦州曹玮言：“本州商旅入中粮草交引，自来每一交引总虚实钱百千，鬻之得十二千，请于永兴、凤翔，官给钱市之。”^{[3]6791}招徕商人入中，其实是一种变相的和籴。又元丰六年（1083年）二月，“辛未……同经制熙河路边防财用赵济兼陝西转运判官，计置环庆路粮草；陝西转运副使李察计置秦凤路粮草，兼应副熙河路须索；提举熙河、秦凤、泾原路弓箭手营田张大宁权同经制熙河路边防财用”^{[6]8025}。可见渭州马草是送往熙州的。熙宁九年（1076年）有诏：“向者是熙河每岁余军粮二十二万石、马料一十万石，买草八十万束，以本路市易茶盐场息钱并酒税课利充余本，可举自来余买次第闻奏，仍更具析违朝旨支公使钱至不足因依以闻。”^{[6]6670}另外，元丰六年二月六日，“诏熙河兰会经略制置司计置兰州人万、马二千粮草，于次路州军划刮官私橐驼二千与经略司，令自熙州折运。事力不足，即发义勇、保甲。二十四日，李宪言：‘计置兰州粮十万，乞发保甲或公私橐驼搬运，及虑妨春耕，臣已修整纲船，自洮河漕至吹龙寨，俟厢军折运赴兰州。’诏如橐驼、舟船折运不足，须当发义勇、保甲，即依前诏”^{[3]6963-6964}。熙州马草运达兰州是

一条重要路线，从上述史料可以看到秦凤路内的马草转运路线为：渭州送达熙州，然后送兰州。既然马草运输路线清晰，那么这些地方，如兰州就应有宋军骑兵部队，但具体是哪支骑兵部队已无可考。

从河东路来看，嘉祐四年（1059年）二月，“河东经略安抚使孙沔请废府州西安、靖化、宣威、清塞、百胜、中侯及麟州横戎、神林、惠宁、肃定、镇川、临寨等十二堡寨使臣，其兵马粮草，令旁近大寨番遣人守护之；复创麟州西裴家垣寨，积粮草以应接麟州。诏存府州中侯、百胜寨，麟州镇川寨，余从之”^{[6]4551}。从以上史料可知，府州、麟州皆有马草存储，两州分布的军寨进行了撤换，马草也重新进行了分派。这些马草是从哪里送来的？史载康定二年（1041年），河东路转运使文彦博奏：“元等乃牒府州索随军十日粮草，计人粮、马料九千石，草五万六千束。以二十六日出军，臣寻急令保德、火山、岢岚军人户各备脚乘，于府州请搬上件随军。”^[7]但上述史料只说明搬运人户来自保德、火山、岢岚三军，并不能说明马料、马草出于这三军。又有史料记载庆历四年（1044年）五月，“以庆历三年一年用度，麟州用粮十七万余石，草二十一万余束。五寨用粮十四万余石，草四十万余束，其费倍于麟州。于一百二十五里之地列为五寨，除分兵歇泊，尚有七千五百人，别用二千五百人负粮。又有并、忻等十州军百姓等输纳，及商旅入中，往来劳费，不可胜言”^{[6]3611}。麟州所辖五个军寨，其日常马草开销要高于麟州城的支出，大约是州治开支的三分之二，其马草来自并、忻等十个州。其他八个州不易判断，但并、忻州是确定无疑的。咸平六年（1003年）八月十三日，河东转运副使郑文宝上书言忻州、代州沿边军寨，粮草充足，军器和盔甲足备，但城墙需要修整。朝廷下诏让代州驻扎副总管元澄去各军寨查验^⑧。代州本来就驻扎有广锐马军。其马草来自何处，史无明文，但就近运送是非常可能的。

河东不从京师运马料、马草，基本上是路内获取。《宋史·兵志》中对河东的马军分布叙述较为详细，除了中南部个别州军没有马军驻扎外，其他州军皆有驻扎。河东骑兵中广锐部队分布最广，也是最主要的侍卫马军。欧阳修就曾言，

河东各州军如辽州、保德军、岢岚军、平定军、汾州收割白草作为马草^⑧。这些马草除了运送府州、麟州外,一部分留供本州马军使用,辽州本州不驻扎马军,故其马草可能送往府州、麟州和代州。

河北与河东相仿,也是大多数州军设置马军若干指挥,只不过河北是以云翼军和骁武军为主,分散在各州军。和上述三个路分不同,河北马料、马草主要还是就地和采。天圣八年(1030年)十一月十六日,河北都转运使胡则言:“勘会边上州军内有粮草只得一半,或半年支遣,及保州、广信军马料全少,自初秋降数入便,至此并无客旅中纳。乞依今年闰二月定到则例,招客入便,候有备,即依旧法施行。”^{[3]6861}仁宗即诏“保州、广信军少阙马料,令转运司于侧近那拨应付”^{[3]6861}。可知广信军和保州基本是通过和采来保证马草供应的。元丰七年(1084年)三月二十九日,诏:“闻河北瀛、定二州元丰五六年及接今岁,提举采买封桩粮草司所采粮数以巨万,而散于诸处寄采。”^{[3]6872}保、瀛、定三州和广信军、真定府马料靠就地和采。后又诏:“澶定州、大名府封桩草计置久未毕,可令大名府通判马猷卿、澶州通判梁彦明、定州通判杨景芬计会元计置官以未足数及时采买。仍令逐路安抚司催促,其元差勾当官并罢。”^{[6]7100}政和八年(1118年)五月三日,徽宗“诏祁州积草二十余万,支用数少,岁久陈腐。仰本路转运司差官检察出卖,其钱封桩,候秋成收买新草,以备储积”^{[3]6880}。祁州并不驻扎马军,只是马草储备地,其他州军有需要可随时调发。

有些情况下,马草丰足之处和马军所在地区间隔较远,朝廷命令这些马军往有充足马草的州军移驻,如“冀州那移马军十一指挥,人员兵士共四千三百八十二人,马九百四十七匹,往下项州军就食粮草……四指挥往真定府……两指挥云翼往大名府……万捷第一指挥往怀州,万捷第七指挥往卫州,两指挥系高阳关所管,并骁捷右厢往恩州”^{[5]126}。马军移驻的原因史料说得明确:“右臣实见冀、博、深三州粮食最为阙少,近虽计置得约及一年以来缘支多收少,其冀州又不通水路,即今民力困竭,便采辇运俱不能及,须且那移兵士往前件州府,况逐处军粮有

备,兼通黄、御河易为般运,伏乞圣慈令检详前状,早赐指挥。”^{[5]128}这也说明一个问题,就是真定、大名、怀州、卫州和恩州都是能充分获得马草的地方。

部分州军在本地设置牧马草地。如仁宗景祐元年(1034年)六月二十五日,三司户部副使王沿言:“乞令邢州更不供申群牧司洺州广平监牧马草地文帐。其洺、赵州先许人户佃牧马草地,亦依例施行。”^{[3]9061}得到应允。又如“洺州广平二监。建隆二年置养马务,改牧龙坊。景德二年七月,改为广平监。大中祥符三年闰二月,群牧置制使言河北孳生马多,可更于邢、洺、赵州境标地万顷,以广放牧。因诏增置第二监”^{[3]9051}。就地设置牧场可视为筹集马料、马草的方式,也可以养马,马长成后可直接供军。除了邢、洺、赵三州外,大名府、卫、澶、相州也设置有牧马监,放养战马^⑨。由此可知,河北州军马料、马草基本上使用和采、搬运和设置牧场三种方式获取,而宋军骑兵在驻地缺乏马草之时,亦可移驻周边马草充足州军。又熙宁八年(1075年),“诏增给雄州归信、容城两县弓手私马刍豆及七分,从缘边安抚司请也”^{[6]6435}。可知除了正规军,县里的弓手所骑之马也可食用马料。

天禧元年四月六日,三司言:“又在京马料,欲许商客入中,每百千内五十千依在京折中斛斗例支还矾、盐交引,从商客之便算射,五十千即支与新例茶交引。”^{[3]6792}得到皇帝许可。和采是京师获取马料的重要手段之一,马料获取不能只是依靠上供,每年上供六百万石显然不够国家开支。天圣四年(1026年),三司言:“勘会在京所支人粮、马料斛斗万数浩大,全借向南诸路船般应副,今欲酌中于天圣元年额定船般斛斗六百万石上供数内权减五十万石。”^{[3]6948}可见上供在北宋中期依然是京师马军食物的主要来源。天圣七年(1029年),三司认为随着粟豆价格浮动,可随时使用和采之法,“入中大豆三十万石,粟二十万石”^{[3]6799}。当然,马军肯定不只是驻扎在东京城内,作为京畿一部分的府界也是马军驻扎之所,熙宁八年(1075年)五月,“白马、管城、韦城、胙城、新郑五县隶府界,其添买草数……乞行计度”^{[3]7188}。同时,三司还下令入中。天圣七年九月,“诏三司令商人在京师入中

马草一千万束”^{[6]2523}。开封府驻扎的马军有殿前司和侍卫马军司。除了城内,京东、京西也驻有马军,只不过具体情况不同。如京东基本上在应天府,京西则是在河南府、许、郑、滑、孟、蔡州。熙宁年间,开封府驻扎的各支马军部队,都被大幅缩编,熙宁二年(1069年),云骑由十五指挥整编为十指挥,武骑由二十一指挥减少为十五指挥。熙宁五年(1072年),殿前司捧日军由三十三指挥减少为二十二指挥。熙宁六年(1073年),拱圣军由二十一指挥减少为十六指挥,骁骑由二十二指挥整编为十四指挥,侍卫马军司所属龙卫由三十九指挥压缩为二十指挥。所以京师及其附近马料、马草所需数量会逐步减少,但并不代表就会完全消失,且其获取手段是商旅入中与上供相结合。

三、马料、马草筹送与南宋骑兵驻动

经历过两宋之交的变乱,南宋在大江一线驻扎了多支御前大军,分别是镇江府大军、建康府大军、京湖大军和川陕大军。除此以外,南宋在临安府还设置有一支都城守卫部队,包括骑兵若干。南宋骑兵在都城的驻扎力量虽然不如北宋,但也是一支不可小觑的军事力量。

马料、马草的获取与军粮的获取方式有较大差异,绍兴三年(1133年),户部尚书黄叔敖请求在下列浙西州军进行和籴,米、料配比如下:平江府米一十三万八千石、料三万七千五百石,秀州米一十一万石、料三万七千五百石,湖州米一十二万五千石、料三万七千五百石,常州并江阴军共米一十二万七千石、料三万七千五百石^①。南宋行在所需的马草实际上并不全部是由州军上供,不少是直接在大军驻地附近购买。如可在都城周围出产马草的湖、秀州等州军乡村直接购买马草,运往临安府供应三衙马军使用^②。绍兴六年(1136年)十月,右司谏王缙曾言淮西大军所需马草有一部分直接来源于扬、楚、泰州以及高邮军^③。至于具体数字,淳熙十五年(1188年)正月九日有诏:“淮东转运司于扬、楚州、高邮军见桩管料内共取拨马料一十万石,发赴建康府就近仓廩桩管,准备淮西总领所以新易陈支用。其船脚糜费,照例支降。”^{[3]6919}绍兴

二十九年(1159年)六月,户部认为可将湖州、秀州、平江府的夏税折纳马料应付行在大军,苗米一石,折纳大麦一石五斗^④,得到朝廷许可。

绍兴三年七月二十四日,两浙转运副使梁汝嘉言:“户部侍郎姚舜明乞将每月合支都督府军马草二万三千三百二十二束,每束价钱五十文;宣抚使草九万六千四百一十四束,每束折支钱六十文。……本司契勘刘光世一军每年合用马草七十一万三千余束,折钱五十文足,共计钱四万六千三百余贯。”^{[3]6886}诏依,“其一半折草价钱,令本路转运司于浙西州军合发经制添酒钱内取拨应支”^{[3]6886-6887}。由以上史料可推测南宋初期刘光世的马军也不过三千匹马左右,他的部下绝大多数都是步军,集中在临安的马军也不过五千六百多匹马。大概到了景定年间,调动到建康府驻扎的侍卫马军司大约拥有五千六百匹马^⑤。这些马草的运输,也是分时限的,“于出产州军依年例买拨堪好马草。分三限起发:上限今年九月终,中限十一月终,下限来年正月终。须管依限尽数买发数足,应付行在军马食用”^{[3]6890}。

绍兴十八年(1148年),步军副都总管镇江府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王胜认为虽然淮南多年战火,损伤很大,但是近年来淮南农业多年丰收,可在淮南获取马草,获得朝廷支持^⑥。因此,宋廷在扬州扬子桥、瓜洲共买马草五十万束,和州及裕溪口共买马草五十万束,按照当时市价收买^⑦。绍兴三十年(1160年),各地马料的运输比例分别是平江、镇江府各十一万石,建康府十万石,池州四万石,宣州二万石。江西马料十万石赴鄂州,六万石赴荆南^⑧。这种分配比例得到朝廷准许。乾道七年(1171年),朝廷本意要进行北伐,所以抽调侍卫马军驻扎在建康,不料北伐未成行,而侍卫马军也一直驻扎建康,所以浙西的马料下卸地就更换了地点。但是平江并无骑兵部队驻扎,只有和籴仓库,显然这些马料一是和籴来作为镇江总领所军事物资的储备,淮东宋军骑兵需要时,定时发往淮东。二是此时侍卫马军还驻扎在临安,是要发往临安供应侍卫马军。建康、池州、宣州都驻扎有刘光世的大军,鄂州是岳飞的管辖地,荆南有刘琦所部,都需要马料供应。

(乾道七年)二月九日,户部言:“昨承指挥,令两浙转运司分抛得熟州军收余马料五十万石,于内起发四十万石赴建康府总领所。承今年正月二十一日指挥,权行住余。近据本司申,已余到二十三万余石外,有未余数多,若行住余,窃虑有碍军马支用。秀州元余一十万五千石,已余三万二百五十七石七斗,未余七万四千七百四十二石三斗;平江府元余一十万五千石,已余二万九百七十石三斗,未余八万四千二十九石七斗;常州元余一十五万石,已余七万六千五百九十石五斗一升,未余七万三千四百九石四斗九升;江阴军元余四万石,已余三万石,未余一万石;镇江府元余一十万石,已余七万五千石,未余二万五千石。已上共五十万石,除一十万石就秀州桩管外,有四十万石并赴建康府总领所送纳。”诏除秀州住余外,余依。^{[3]6912}

侍卫马军马料来源地相较于南宋初年并未发生大的变化,只是具体和余数量较过去增加二倍不止。而这种增加可能与南宋当时的政策直接相关,因孝宗计划北伐,所以增加马料储备也是必需的。淳熙十三年(1186年),淮西转运司请求将舒州、蕲州、无为军的马料钱拨给和州,就地和余稻谷,运往建康,得到批准^⑨。江东路和余来的马料稻谷价格不低,如池州,每余一石稻谷一千钱,加上水脚费用和雇船费用成本更高。江东每年需要为侍卫马军提供的马料就达到五万石^⑩,淮西和余马料六万石^⑪。

洪适曾上言:“马料一万石,并是臣措置舟船搬运,径到楚州盐城县交卸。”^⑫楚州驻扎有韩世忠大军三万人,其骑兵部队需要马料是显而易见的事。但马军驻扎在楚州也只是南宋初年之事,就整个南宋时期来看,这是非常短暂的。

“今其来必出荆襄,军宜有储。峙乃并输湖南米于襄阳,凡积米五十万石,马料一百三十余万石。”^[8]由史料可见,运到荆襄的马料是来源于荆湖南路,应从湘水、汉水水运到达襄阳。至于出于哪些州军,则未说明。“荆门岁输马草钱二千缗,分作四季起发,赴使台都钱物库交纳,春夏已纳足。今正当输秋季钱,前此系三分输

纳铜钱,本军比年系行使铁钱地分令禁日严,无得铜钱输纳。每是将会子到鄂渚充换铜钱,所费颇多,今欲乞只以会子输纳。望特达允从。”^[9]荆门军只是出马草钱,并不出马草实物,这些钱要送到鄂州,十分之七以会子上缴来和余马草。荆湖地区的魏了翁曾请求朝廷下令,让淮西援助襄阳三千强勇军驻扎鄂州,便于补充马草^⑬。“房陵、郢京之马,草不给刍茭而给以木叶,何以饱纲?羸久枵之腹。三建、九江之马,料不给稻粱,而折以钱会,徒以资纲兵。”^[10]绍兴十年(1140年)九月十四日,江淮东西路宣抚使张浚上札子曰:“欲行下两淮县清野马草,唐、邓、信阳沿边一带依此措置。”^{[3]9255}乾道八年(1172年),“八月二十日,荆湖北路转运司状:‘据江夏知县唐楠申:有马军司取马训练官张立等,押马到本县驿批支粮料,与驿子理会支草,在县作闹。’诏:‘张立不能弹压,特降两官;唐楠不辨马草在驿,特降一资,候改官日,更展二年磨勘。’”^{[3]9154}。就以上史料可知,荆门军、房州、鄂州、信阳军、鄂州都是马草提供地和马草钱出纳地。

(嘉定)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臣僚言:国以兵为威,以食为命,天下四总,无非钱谷之所聚。而湖广总所实饷京襄,万灶云屯,嗷嗷待哺。每岁改拨纲运,或襄阳,或鄂州,或均州,或光州,四处以交卸。米多自湖南拨运,谷多自江西拨运,其水路之艰险,脚钱之不敷,以至纲运之欠折,虽纲官有顾籍者,亦有所不能免。盖边烽宁息之时,重兵屯于武昌,纲运改拨于京襄者有限。若湖南、江西之纲,多是指鄂州交卸而已。比年残虏假息于汴,本朝宿兵于边,舳舻蔽江,殆无虚日,势使然也。然而所给脚钱,比之平日,曾微加益。^{[3]7005}

又真德秀言:“昨缘潭州诸县今岁告旱……乞将嘉定十七年合发马料纲免起一年,从本州措置,就诸县乡村置敖收纳,来岁给贷末等人户充为种粮……一面接续装纲起发,往襄阳交卸,不敢再有申请。”^[11]庆元元年(1195年)二月七日,权知郴州商侑奏:“本州四县人户每年合纳二税,内秋纳马草每一束一十三斤……乞自庆元元年为始,将本州诸人户除合纳正草外,其畸零一斤一两不及一十三斤之数,并令合钞送纳。”^{[3]8151}

得到应允。从荆湖南路上供马草州军来看,基本上是从湘水装纲北上襄阳、鄂州。

“本县(新淦)全年财赋每岁苗米额催管六万二千余石,每岁起解淮东、西总领所上供纲并湖广总领所马料亦管六万二千余石。”^[12]由以上史料可知,襄阳、郢州、均州、光州都是钱谷所聚之地,谷是属于马谷一类,显然不是给士兵食用的。这四处马军数量不少,应是屯驻大军序列。“兴国马料敷于五等,衡、袁岁取曲引,赣、吉日较赃罚,江东白收版帐,湖南倍折冬苗。夏绢和买,已非正赋,复有军衣和买;糯米科折,止为省务,复有覆纽价钱。”^[13]从江南西路上供马谷来看,基本上也是沿赣水、大江到达鄂州下卸。

一般来说,南宋的马料、马草提供地和需求地距离并不遥远,这和士兵口粮还是有些差异的。士兵口粮可来自能够稳定提供米粮的地方,荆湖地区大军士兵口粮可来自广南,但实际上荆湖地区大军马料却是基本上来自距离大军驻地不算太远的地方。

川陕地区是距离南宋都城最远的地方,建炎四年(1130年)富平之战后,战败的宋军基本退入秦岭以南,吴玠所部成为南宋川陕大军主力。到南宋中期,从统兵将领来看,吴玠、杨政、郭浩三人分领四川的驻军指挥权,三人各不隶属^④。淳熙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总四川财赋军马钱粮所言:“利、阆、兴州、大安军并成、凤州合和余应副沿流诸处屯驻官兵马料大麦,所有淳熙十五年岁用之数,本所自置场采买已足,更不分科百姓。”^{[3]6919}诏更权免一年。淳熙十六年(1189年)四月十日,四川总领所言:“利、阆、兴州、大安军并成、凤州合和余应副沿流诸处屯驻官兵马料,每岁八万石,自淳熙四年后置场采买,递年无阙,更不分科百姓。乞下逐州晓谕。”^{[3]6919}诏更权免一年。川陕大军所用马料多是和余而来,然后运送至军前使用。绍熙三年(1192年)六月九日,吏部尚书赵汝愚言:“西路六州布估钱、果州和买绢、邛蜀剩米钱、南平军经总制钱、西和州丰草监马草钱、洋州兴道县马纲草料钱,乞明诏人户折纳见钱者,皆许用七十七足为陌,可以少宽下户。”^{[3]8150}诏从之。可见,马料和士兵食粮不同,上供是士兵食粮的重要来源,马料却

基本上来源于和余,然后运往大军军前。有些地方并不出马料实物,但却出纳相关钱物,就近和余,这也属于上缴马料。

结 语

就以上论述来看,北宋时期,骑兵部队基本上驻扎在沿边一线和京师地区。北宋在西北部有辽、夏两个强邻,所以,宋军在沿边驻扎了大量的马军,骑兵部队需要马草、马料,就西北地区来看,宋夏沿边分成三种马草、马料输送类型:在永兴军路和秦凤路内,形成了州军异地搬运方式运送马草至沿边骑兵军前的方式;麟府地区则是河东路内各州军马草运往河西供应马军。对于熙河兰会,神宗、哲宗时期,北宋不停向西开拓边疆,除了就地和余马草、马料外,还在路内运输马草、马料至兰州和熙州供应马军。对于河北地区,大多是就地和余马草、马料供应本州军马军。除了就地和余,还调动州军驻扎的马军到其他草料充足的州军驻扎。除此以外,就地设置牧场也是筹集马草的重要方式之一。京师骑兵的马草、马料大多来源于江南州军上供,另有一部分就地购买。到了南宋,临安驻扎殿前司和侍卫马军司的骑兵部队,其马草、马料来源于扬州、和州和高邮等州军以及江南平江府、江阴军、常州、秀州和湖州等府州军。至于镇江府和建康府骑兵部队的马草、马料来源除了上述浙西州军外,还有池州、舒州、蕲州和无为军等地。荆湖地区马军的马草、马料来源于潭州和郴州的上供,除此以外,就近的郢州、荆门军、房州、信阳军和江夏等地也有供应。就川陕马军来说,嘉陵江沿岸的利、阆、兴州和大安等地马草和马料都是就地入中,运往马军军前。就两宋骑兵部队的草料来源来看,还是讲究就近补充。士兵口粮基本上只要是粮米出产地区都需要上供给中央使用,但马草、马料则不同,首先宋军骑兵部队不占多数,如整个北宋陕西骑兵部队不过拥有六万匹马,不需要像对待军粮一样来对待马草。其次,就近补充是草料补充的主要方式,甚至可从沿边地区直接补充。草料以什么方式筹集和送到哪里取决于宋朝骑兵部队驻扎布局,基本上马军驻扎地

决定了草料的筹集地点,但也不一定是驻扎地。

注释

①论及两宋骑兵和马料、马草关系的著作不少,主要有王曾瑜:《宋朝军制初探》(增订本),中华书局2011年版;陈峰:《宋代军政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范学辉:《宋代三衙管军制度研究》,中华书局2015年版。此外,日本学者畑地正宪的《宋代军政史研究》对马料有较为细致的研究,九州中国书店出版社2012年版。②相关时期有关马料研究的学术论文有刘子凡:《安史之乱前夕的安西与北庭——〈唐天宝十三、十四载交河郡长行坊支贮马料文卷〉考释》,《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2年第6期;陈瑞青:《黑水城所出西夏马料文书补释》,《西夏学》2013年第2辑;朱雷:《吐鲁番出土天宝年间马料文卷中所见封常清之北庭行》,《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1997年第1辑;陈家豪:《两宋马政研究三题》,扬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3年。③⑤⑥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247页,第4591—4593页,第4593页。④谢深甫监修:《庆元条法事类》,《中国珍稀法律典籍续编》第1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80页。⑦⑧⑩⑪⑫⑬⑭⑯⑰⑱⑲⑳㉑徐松辑:《宋会要辑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6962—6963页,第9185页,第9051页,第6885页,第6891页,第6888页,第6893页,第6892页,第6900页,第6895页,第6916页,第6918页,第6920页。⑨欧阳修:《欧阳修全集》,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1770页。⑮马光祖修,周应合撰:《景定建康志》,载《宋元方志丛刊》第1

册,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970页。㉒洪适:《盘洲文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58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521页。㉓魏了翁:《鹤山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72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39页。㉔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449页。

参考文献

- [1]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5.
- [2]张方平.乐全集[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04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279.
- [3]徐松.宋会要辑稿[M].刘琳,刁忠民,舒大刚,等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 [4]陈耆卿.嘉定赤城志[M]//宋元方志丛刊.北京:中华书局,1990:7413.
- [5]包拯.包拯集校注[M].杨国宜,校注.合肥:黄山书社,1999.
- [6]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4.
- [7]司马光.涑水记闻[M].北京:中华书局,1989:237.
- [8]魏了翁.鹤山集[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73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340.
- [9]陆九渊.象山集[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56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397-398.
- [10]华岳.翠微北征录[M].北京:中国书店,2021:80.
- [11]真德秀.西山文集[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74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158.
- [12]黄榦.勉斋集[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68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326.
- [13]叶适.叶适集[M].北京:中华书局,2010:353.

Collection and Transfer of Horsefeeds and Fodder and the Station of Cavalry of the Song Army

Zhang Yong

Abstract: For the cavalry, horse feed and fodder were indispensable supplies.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a system for transporting fodder from other prefectures to the military frontiers along the border was formed. In the Hebei region, most of the fodder and feed for the local military horses were procured locally. The fodder and feed for the cavalry in the capital mostly came from the supply of the prefectures in Jiangnan, supplemented by local purchases.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the fodder and feed for the cavalry units stationed in Linan, including the Palace Guards and the Imperial Guards, mainly came from Yangzhou, Hezhou, Gaoyou, Pingjiang Prefecture, Jiangyin Jun, Changzhou, Xiuzhou and Huzhou. For the cavalry units stationed in Zhenjiang Prefecture and Jiankang Prefecture, in addition to the above mentioned prefectures in the west of Zhejiang, the sources also included Chizhou, Shuzhou, Qizhou and Wuwei Jun. The fodder and feed for the cavalry in the Jinghu region mainly came from Tanzhou, Chenzhou, Yingzhou, Jingmen Jun, Fangzhou, Xinyang Jun and Jiangxia. The cavalry in Sichuan and Shaanxi obtained fodder and feed locally from places such as Lizhou, Langzhou, Xingzhou and Da'an and transported them to the military front. From the sources of fodder and feed for the cavalry in the Song Dynasty,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principle of proximity was still followed. The location of the cavalry's stationing determined the collection point, although this did not necessarily coincide with the stationing site.

Key words: horse feed; fodder; cavalry of the Song Dynasty; collection place

[责任编辑/晨 潇]